

彼亦以爲知之非艱而行之維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爲其難，遂倡爲知行合一之說，曰：卽知卽行，知而不行，是爲不知。其勉人爲善之心，誠爲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爲易，以易爲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爲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爲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

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爲然，故推尊陽明極爲隆重。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尙存，忽遇外患憑陵，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儻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

維新則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爲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爲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

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新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

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爲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卽同爲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爲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爲「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於羣衆，則以難爲易，以易爲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嘆，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爲尤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

夫畏難本無害也；正以有畏難之心，乃適足導人於節勞省事，以取效呈功，此爲經濟之原理，亦人生之利便也。惟有難易倒置，使欲趨避者無所適從，斯爲害矣。曠觀中國有史以來，文明發達之蹟，其事昭然若揭也。唐虞三代，甫由草昧而入文明，乃至成周，則文物已臻盛軌。其時之政治、制度、道德、文章、學術、工藝，幾與近代之

歐美並駕齊驅其進步之速大非秦漢以後所能望塵追蹟也。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爲兩時期：周以前爲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爲一退步時期。夫人類之進化，當然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後來居上也。乃中國之歷史，適與此例相反者，其故何也？此實「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一說有以致之也。三代以前，人類混混噩噩，不識不知，行之而不知其道，是以日起有功，而卒底於成周之治化。此所謂不知而行之時期也。由周而後，人類之覺悟漸生，知識日長，於是漸進而入於欲知而後行之時期矣。適於此時也，「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說漸中於人心，而中國人幾盡忘其遠祖所得之知識皆從冒險猛進而來；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費千百年之時間以行之，而後乃能知之，或費千萬人之苦心孤詣經歷試驗，而後知之。而後人之受之前人也，似於無意中得之，故有以知爲易，而以行爲難，此直不思而已矣。當此欲知而後行之時代，適中於知易行難之說，遂不復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此三代而後，

中國文化之所以有退無進也。

夫以今人之眼光，以考世界人類之進化，當分爲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而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而無知易行難之說，爲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當元代時，有以大利人馬哥波羅者，曾遊仕中國。致仕後回國，著書述中國當時社會之文明，工商之發達，藝術之進步，歐人見之，尙驚爲奇絕，以爲世界未必有如此文明進化之國也。是猶中國人士於三十年前見張德彝之四述奇一書，所誌歐洲文明景象，而以爲荒唐無稽者，同一例也。是知歐洲六百年前之文物，尙不及中國當時遠甚。而彼近一二百年來之進步，其突飛速率，有非我夢想所能及也。日本自維新以後五十年來，其社會之文明，學術之發達，工商之進步，不獨超過於彼數千年前之進化，且較之歐洲爲尤

速此皆科學爲之也。自科學發明之後，人類乃始能有具以求其知，故始能進於知而後行之第三時期之進化也。

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如中國之習聞有謂天圓而地方，天動而地靜者，此數千年來之思想見識，習爲自然，無復有知其非者。然若以科學按之，以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矣。又吾俗呼養子爲螟蛉，蓋有取於蜾蠃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云。吾人以肉眼驟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視察，將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蠃之取螟蛉蔽而殪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蠃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蜾蠃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爲糧。所謂幽而養之者，

卽幽螟蛉以養蜾蠃之子也。是蜾蠃並未變螟蛉爲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爲己子之糧耳。由此事之發明令吾人證明一醫學之妙術，而蜾蠃行之在人類之先，卽用蒙藥是也。夫蜾蠃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卽成腐敗，不適於爲糧矣。若尙生而能動，則必破泥窩而出，而蜾蠃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是故爲蜾蠃者，爲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夫蒙藥之術，西醫用之以治病者尙不滿百年，而不期蜾蠃之用之已不知幾何年代矣。由此觀之，凡爲需要所迫，不獨人類能應運而出，創造發明，卽物類亦有此良能也。是行之易，知之難，人類有之，物類亦然。惟人類則終有覺悟之希望，而物類則永無能知之期也。吾國人所謂知之非艱，其所知者大都類於天圓地方，天動地靜，螟蛉爲子之事耳。

夫人羣之進化，以時考之則分爲三時期，如上所述；曰不知而行之時期，曰行而後知之時期，曰知而後行之時期。而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爲

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爲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爲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爲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乃後世之人，誤於知之非艱之說，雖有先知先覺者之發明而後知後覺者，每以爲知之易而忽略之，不獨不爲之倣效推行，且日之爲理想難行。於是不知不覺者，則無由爲之竭力樂成矣。所以秦漢以後之事功，無一能比於大禹之九河，與始皇之長城者，此也。豈不可慨哉？

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爲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以我四萬萬優秀文明之民族，據有四百二十七萬方咪之土地，（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過十四萬餘方咪，今有土地亦不過二十六萬方咪耳。）爲世界獨一廣大之富源，正所謂以有爲之人，據有爲之地，而遇有爲之時者也。儻使我國之後知後覺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之迷信，而奮起以倣效，推行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而建設一世界最文明進步之中華民國，誠有如反掌之易也。如有河漢予言者，卽請以美國之革命與日本之維新

以證之。夫美國之革命，以三百萬人據大西洋沿岸十三州之地，與英國苦戰八年，乃得脫英之羈厄而獨立。其地爲蠻荒大陸，內有紅番之抵拒，外有強敵之侵陵，華路藍縷，開始經營。其時科學尙未大明，其地位，其時機則萬不如我今日之優美也。其建國之資，可爲之具，又萬不如我今日之豐富也。其人數，則不及我今日百分之一也。然其三百萬之衆，皆具冒險之精神，遠大之壯志，奮發有爲，積極猛進，故自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日宣布獨立，至今民國八年，爲時不過一百四十三年耳，而美國已成爲世界第一富強之國矣。日本維新之初，人口不及我十分之一，其土地則不及我四川一省之大。其當時之知識學問，尙遠不如我之今日也。然能翻然覺悟，知鎖國之非計，立變攘夷爲師夷，聘用各國人才，采取歐美良法，力圖改革。美國需百餘年而達於強盛之地位者，日本不過五十年，直三分之一之時間耳。準此以推，中國欲達於富強之地位，不過十年已足矣，或猶不信者，請觀於暹羅之維新。暹羅向本中國藩屬之一，土地約等於四川一省，人口不過八百萬，其中爲華僑子孫

者約二三百萬，餘皆半開化之蠻族耳。論其人民之知識，則萬不及中國。其全國之工商事業，悉操於華僑之手。論其國勢，則界於英法兩強領土之間，疆土日削。二十年前，幾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其王室親近，乃驟然發奮爲雄，倣日本之維新，聘用外才，采行西法，至今不過十餘年，則全國景象爲之一新，文化蒸蒸日上。今則居然亞東一完全獨立國，而國際之地位，竟駕乎中國之上矣。今日亞東之獨立國，祇有日本與暹羅耳。中國尙未得稱爲完全之獨立國也，祇得謂之爲半獨立國而已。蓋吾國之境內尙有他國之租界，有他國之治權，吾之海關猶握於外人之手。日本暹羅則完全脫離此羈厄也。是知暹羅之維新，比之日本更速。暹羅能之，則中國更無不能矣。道在行之而已。

學者至此，想當了然於行之易而知之難矣。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儻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此已十數回翻覆證明，無可疑義矣。然則行之之道爲何？卽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上所謂文明之

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由此觀之，中國不患無實行家，蓋林林總總者皆是也。乃吾黨之士有言曰：某也理想家也，某也實行家也。其以二三人可為改革國事之實行家，真謬誤之甚也。不觀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畫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故為一國之經營建設所難得者，非實行家也，乃理想家計畫家也。而中國之後知後覺者，皆重實行而輕理想矣。是猶治化學，而崇拜三家村之豆腐公，而忽於裴在輅^③、巴斯德^④等宿學也。是猶治醫學，而崇拜蜂蟲之螺贏，而忽於發明蒙藥之名醫也。蓋豆腐公為生物化學之實行家，而螺贏為蒙藥之實行家也，有是理乎？乃今之後知後覺者，悉中此病，所以不能鼓吹輿論，倡導文明，而反足混亂是非，阻礙進化也。是故革命以來，而建設事業不能進行者，此也。予於是乎不得不徹底詳闢，欲使後知後覺者，了然於向來之迷誤，而翻然改圖，不再為似

是而非之說以惑世而阻撓吾林林總總之實行家則建設前途大有希望矣。

——中山叢書

作者 孫文學說爲中山先生之哲學的創作，亦最重要之文字書爲民國七年至九年間先生在

滬時所作，凡八章此篇爲其第五章。

注釋 ①「十證」謂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詳見原書。 ②

見書說命中。 ③裴在輅 (Bezelius, 1779—1848) 瑞典化學家。 ④巴斯德 (Pasteur, 1822—

1895) 法國化學家。

暗示 指出「林林總總皆是實行家，」便是說明羣衆的力量，而必以先知後行責之於羣衆，則羣衆力量永無表現之時，故知易行難之說不得不關。

作文練習力

任作下列一題（在課室內）

（一）論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孰要

(二) 論救國須用羣策羣力

(三) 論冒險與盲動之異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十七版

47034E

高級中學用

復興
教科書

文六册

第五册定價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編著者

傅東華
王雲五

發行人

陳懋解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印刷廠

發行所

各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編號

802.8

2354

著者

傅東華編著

書名

國文

中山圖書館

58923

